

■ 姜南

狗鼻子和猫耳朵

我有一只狗鼻子和一对猫耳朵。

这是母亲说的。我曾认真百度过，狗鼻子和猫耳朵，比起人类，是要灵敏成百倍甚至上万倍的。母亲虽是玩笑话，但也是有依有据。

小时候我家住在单位平房。屋里空间逼仄，举步维艰；屋外走廊户与户之间，大多摆着各家的煤球、柴火或杂物。这就给鼠辈们创造了很多奇妙的藏身之处，鼠患由此不绝。但那时城里不兴养猫养狗，一是家家户户余食不多，养不起；二是人鼠一般和平相处，大家见怪不怪。晚上睡觉，老鼠就在蚊帐外啃食，第二天醒了再收拾床尾的鱼刺花生壳什么的，稀松平常。

但人类再宽厚，老鼠过于猖狂时，还是要使些非常手段的，比如用鼠夹或下鼠药。如此一来，自然就有负伤或中毒后逃走隐匿然后不幸遇难的老鼠。这样的老鼠，一般都藏得很深很隐蔽，不是在各家杂乱的柴火堆里，就是在某处房梁或柜顶的一角。若不及时清理，后果很严重。这时，我的鼻子就可以发挥特长了。搜寻鼠迹，对我来说，简直轻而易举。不需太浓烈的气味，仅循着老鼠吃剩的残渣或屎尿，我就能毫无差地找到它们的容身之所。所以，每年春节前家庭大扫除，我就像大主管一样，这里嗅嗅那里闻闻，指手划脚。

有这样的嗅觉，我对饭菜美食的悟性自然也很高，尤其饥肠辘辘之际。那时大家都吃得朴素，街上也没有太多可售的现成食物。父亲能做各种好吃的，碰上好食材，就要冲冲露上一手。有时他做好后会

藏在蒙纱的餐柜里让我猜——“红鱼炖五花肉？椰蓉墨鱼仔？……我总是一猜一个准。

长着狗鼻子，当然也有坏处。我就不大受得了近距离的香水气息。小资们说，缥缈朦胧若有若无的香水，是时尚人士最好的外衣。很多年前，我的一位男同事谈了恋爱，常常穿着不同的香水上上班。我们座位挨得近，接连数月，我日日恍惚，如同置身于毒气密封罐，大脑缺氧效率低下，每天挣扎着要不要请求他明天换回旧衣早日让我脱离苦海？但看他春风得意的模样，终究没有开口。幸好，他很快地进入了婚姻，立时又变回像原先那样朴实可亲。这事也就不了了之。

再说我的猫耳朵。过去母亲提起这桩总是既嘆又疼的。我从小睡得轻，一点风吹草动就惊醒。母亲为此操心不已，总担心我睡不够，长不大。童年时代，只要不是上学时间，只要我在闭眼睛，不管太阳在多高的天上悬挂，母亲都舍不得把我唤醒。非但如此，她还要威吓家里其他熊孩子：她睡了，不许吵！其实那时候，我大多在装睡，只是想偷偷独享一时半会的特殊待遇！

长大后发现，我的确长着一对猫耳朵！平日里，家人同事的脚步声，几米开外囊然入耳，我就知道谁来了。前些年有个娱乐节目叫“蒙面唱将”，我偶然一见就惊喜万分。虽说平时不算亲近音乐，但能对得上名字的歌手也日积月累攒了不少。节目里的老唱将，声音一出我大概能猜中七八，暗自得意了好一阵子。对认真谈了心讲过话的朋友同事，我像在大脑里设了格子一样，仔细清晰地存放着他们各自不同的声音。有些多年未见的好友，再见面时我依然可以听声识人，这也让我的一位当警察的好友惋惜不已：你人错行了！

但也许人的大脑容量实在有限，我在装下那些气味那些声音的同时，也失忆般地忘却了成长至今的大多数有趣无趣的故事。每逢亲友同伴相聚，大家其乐融融追溯往日时光，我常常如同一个局外人，一边听他们诉说曾经如何如何，一边在空荡荡的大脑中急速搜索，但一无所获，连插个嘴的机会都没有。

都说上天是公平的，给你开了一扇门，就要关上一扇窗。既然天注定，那就如此吧。

1960年腊月初，我6岁许。因为父母工作调动，我们兄弟三人随母亲乘坐一辆牛车，从岛西的新街镇肇家迁往海尾镇。那时，从新街至海尾不通公路，两地之间的往来除了步行便是乘坐牛车了。母亲从新街镇附近的村庄里物色了一辆人畜俱佳的牛车。那驮车的黄牛体壮蹄健不说，驾车的车夫据说常年走南闯北，熟悉岛西地理风土人情，还通晓海尾一带的方言。“闭着眼睛也能把你们驮到海尾的新家。”牛车夫把裸露的胸脯拍得嘭嘭响。

过了山又涉了水，其间还在昌化江边的一个小村寨住了一宿，翌日傍晚我们到达了一个港湾的拐角处。耳畔传来阵阵海涛声，只是看不见海面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条因涨潮而向路畔蔓延、约有两米来宽的浅浅海流。海流一侧仄着一溜茅草棚，内有几位渔民在织网和修补渔船。牛车夫把鞭绳一甩，指着那溜茅草棚说：“到啦，海尾到啦！”母亲领着我们闹哄哄的要下车，冷不防一位织网的渔人跑出工棚笑着朝我们嚷道：“你们这是到哪呀？”他扬手向西指着说：“海尾不远了。朝西走一阵就到了。”照着渔人的指向，我们越过了几道仙人掌丛生的野坡，很快便见着那海的蔚蓝了。正是夕阳灿烂的时刻，渺渺的海平线上色彩缤纷的火烧云喷薄而出，在海涛的裹卷下，拥吻着海天间的点点归帆和翔舞的鸥鸟。

海尾以其缤纷的色调涵入了我们的眼帘。

牛车夫不好意思地跟我们说：“我小时候来过海尾，过了多年，迷了路。”后来我们才知道，牛车夫其实压根儿没到过海尾。他早几年曾到过儋州的海头，知晓海尾处于海头南面，沿海岸线走，两地距离二十多步。凭自己长年在外闯荡练就的距离感和方位感，硬是找到了海尾的边缘。但他顾名思义，想当然以为海尾只是个小渔村，且处于海之尾巴，于是将我们驮至海尾港湾末端的茅草棚边。其实，海尾其时拥有两千多户人家，近万人口中，一半讲临高语，以捕鱼为生；另一半讲儋州语，从事农耕。若以人口规模衡量之，当时的海尾称得上是岛西重镇了。

我们初来乍到，单位没有宿舍供我们居住，便租了一处私宅住下来。这私宅很古旧，扇挂着锈迹斑驳铜锁的木门，以及覆盖着苔藓的墙砖和屋

■ 钟彪

彩云生处是海尾

瓦，都释放着一种冷冷的黯黄。私宅的主人是一位中年农民，名黑石。黑石自住住宅的东间，把天井和其他房间统统租给我们。他所住的东间原有一拱门通天井。我们进驻时，那扇拱门已被一堵石墙所阻隔。不过，石墙并不密封，留有少许的缝隙。每逢月初，母亲站在天井里喊一声：“石叔！”，就见两只瘦棱棱的手指从一档大的缝隙颤颤地捅过来，夹过母亲手中的租金，然后颤颤地抽缩回去。每逢黎明时分，必有一阵深沉浑厚的男歌声从东间飘逸过来。睡意朦胧中，那悠扬且带着几分哀怨的歌声，宛若从另一个世界里款款而来的天籁之音。母亲说那是石叔在唱儋州山歌呢。长大一些，我学会了儋州话，才知道石叔所唱的尽是流行于儋州一带的民间情歌，譬如“梁山伯与祝英台”呀，“哥哥携妹上山来”等等。

前年我回海尾探访，见黑石那幢老宅因年深日久、几近坍塌已被拆除，其后代在旧址上建起了一栋二层楼房。黑石早已离世，楼房的主人是黑石的一位长孙，长得眉清目秀，只是肤色颇为黧黑。这位长孙已弃农务渔，早几年与人合资造了一艘大船，专赴深海捕鱼。他秉承爷爷的基因，喜爱唱歌。他在爷爷留下的山歌曲谱里填写歌词，自称旧瓶装新酒。他弹得一手好吉它，每逢休渔期间，他时常携吉它在海边或农贸市场旁为众人自弹自唱，堪称海尾新一代业余民谣歌手。那天傍晚，我在海岸边观赏他为众人演唱。他傍着沙滩上的一艘旧木船，面朝大海和听众，先唱一首新近流行

的歌曲《桥边姑娘》，继而又一连唱了几首儋州民歌，唱到深情处陶醉得双眼眯成一条线。尽管那天为他喝彩的掌声此起彼伏，我还是真切地记着了

他最后唱的一首山歌末尾的歌词：欲问故家在何方，彩云生处是海尾。巷子

巷子里亦夹杂着非农非渔的住户，户主是个猎手，人称狗二，与其朝夕相伴的黑猎狗被称为狗大。这只黑猎狗被狗二驯得不同凡响，识别能力非凡。天乍黑，狗大就两眼炯炯地蹲在家门口当中，雕塑般一动不动地盯着过往行人。凡本镇人路过从不惊动，若外地人趋近巷口，狗大则咆哮如雷。狗二长得粗身长臂，黝黑结实，是镇子里有名的摔跤手，曾获镇上摔跤赛事多届冠军。每逢端午节，讲临高语的渔民和讲儋州语的农民会推选出高手举行摔跤比赛。非农非渔、技高一筹且会讲儋州、临高两种方言的狗二，便成了两边争取作为自己阵营选手的对象。有一年，双方争执不下，狗二便和稀泥地退出比赛，自告奋勇当了裁判。狗二时常说他与他的猎狗心有灵犀、息息相通，他若出远门也晓得关在家里爱犬的安危。我们起初以为是戏言。有一天，狗二在镇口沙地上教我们几个少年练摔跤，那里距他家约两里多地。忽然间他竖起耳朵说隐约听见狗大在家中狂吠，问我们可听着。我们摇摇头，说：“师父只忙着自家的猎狗！”他吼道：“许是爱犬正陷险境！”言毕，拔腿朝家奔去。我们几个紧随其后，到他家一看，果不其然，那狗大正遭一群老鼠围攻。狗大虽雄骁，却疲于应对硕鼠的四面围攻，有几只老鼠竟跳上狗大的头顶啄其眼睛。我们把老鼠赶跑才解了狗大的围。

重访海尾时，我去探访狗二，只见其老屋依旧桀桀立于巷口一角，只是门窗紧闭，敲门半天，亦不见回应。邻居说，八旬高龄的狗二依然硬朗如昔，健步如飞，时常独个儿外出云游四海，两天前才牵着他的狗去博鳌旅游！告辞邻居，转身见老屋旁的一块空地上，有几位渔妇在晾晒虾米，她们将剥去外壳并剔除背部沙带的小虾铺晒在成片的竹匾上。我问：“如此大量的虾米该如何推销？”一位渔妇立身笑道：“用不着推销，酒香不怕巷子深。我们海尾不仅无沙虾米闻名四方，核电站也赫赫有名，岛内公路上还竖着我们昌江海尾核电的牌子呀。游客们慕名而来，无沙虾米是他们的必购之物呢！”

■ 歌词二首

让世界为我们喝彩

■ 谢强

赭红的红土
蔚蓝的蓝海
海南迎来了跨越生命的关爱
自贸港的海岛像一艘巨轮
迎着朝阳开足马力敞开太平洋的胸怀
你可听见岸上椰风阵阵瓜果飘香
你可看见远方白云悠悠缠绕五指山脉啊！
中国让海南架起心桥
海南是中国深情的表白
一个声音在沸腾的土地上回响
让八方合唱四海澎湃

历史的驻足
多年的期待
好山好水的海南好有气概
自贸港是万邦联通友好竞赛
再出发的汽笛声声车轮豪迈
你可知道海南与世界已是天涯近在咫尺
你可看见鹿回头传说是再回首好事自然来啊！
海南是世界开放之窗
世界给海南以真诚青睐
一台好戏的大幕已徐徐拉开
让世界为我们喝彩

想起她，我就泪流满面

■ 谢强

怀揣理想，奔向海南
大特区的热情如我的初恋
琼州海峡人潮涌动
天涯海角不再遥远
黄土地喂养我人格底色
海蓝蓝让我活色生鲜
多少次故乡声声呼唤
几十年扎根海岛不变执念
莫要说海南总是风光无限
想起她，我就泪流满面

天地晴朗，沧海桑田
南中国的热风你可听见
椰风伴着瓜果飘香渔唱晚
海韵融入高楼林立霓虹灯耀眼
一声声万泉河水清又清
几番番赞歌唱响五指山
大东海里我泡个澡
小洞天中听梵音绵绵
我要说海南你总是在变
想起她，我就泪流满面

■ 黄仁柯

老实人杨老师

平日里同学校友聚会，我很少参加，因为不想在觥筹交错中累了自己。但今天这个聚会，我决定参加。群里发布了信息，高中时候的班主任杨老师要出席。

说起杨老师，自高中毕业之后，我已经有三十年时间未和他见过面。记忆中，他方脸高个，眼大眉粗，面目慈祥，从未见他对学生发过脾气，尽管有时候学生顶嘴捣蛋让他很恼气。

杨老师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初期，作为人才从贵州来到海南，在海南中学任教，在我们上高二时担任我们的班主任，教我们语文。杨老师给人的感觉敦厚质朴，大家都说他是个老实人。

杨老师真是老实出了名。我们班有三大特点，学习不好，纪律差，还打架，闹得上至学校领导，中至年级级长，下至各科任老师，都很厌烦。老师们从心底里不喜欢我们这个班，不想跟我们班沾边。但杨老师没有这个想法，当学校安排教学工作任务时，他二话不说便同意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，教我们语文。他说，都是学生嘛，有何好坏之分。

然而我们确实很坏。看到杨老师老实，总是想算计他。比如劳动课扫地，我们有时候偷懒，装模作样地坐在教室里拿起书本学习。此时的杨老师，便拿着一把长长的竹扫把，到我们班的卫生区去扫地。别人见了笑话他，说你是老师，怎么来扫地，为什么不叫学生来扫？此时的杨老师，不置可否，笑了笑，憨憨地说，没事的，让学生们有些时间

学习，我来扫地也是舒活筋骨。班里的同学学习成绩不咋地，但同学父母中高官衔的不少。不过据这些同学讲，杨老师从来没有利用师生关系，让他们的父母帮过他什么忙。

杨老师对学生毫无所求，却乐意给予。让我感动的是，高考之后，我和其他几个同学当时都没回家，全住学校里。饭菜没开火，杨老师便叫我们到他家吃饭，那时他还没带家眷过来，独自居住，我们到他家蹭饭也就没什么拘束。后来有几天，杨老师白天总要出去，到晚上才回来，便把家里的一把钥匙给我们，说你们自己到我家做饭吃。有人提醒他当心，他说都是自己的学生，无需担心。

聚会吃饭的地方到了，有关杨老师的点点滴滴便在我脑子里打住。进入吃饭的包厢，只见饭桌主位上坐着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，他戴着一顶浅灰色的圆帽，腰杆笔直地端坐着——这就是我三十年未见的杨老师了！见到杨老师的瞬间，我既激动又开心，激动的是三十年之后还能见到杨老师；开心的是我眼前的杨老师精神状态蛮好，他依然是方脸高个，面目慈祥，和蔼可亲——84岁的老人了，脸色还那么红润，看起来就像70岁出头的样子。

有两位女同学坐在杨老师左右两边。我听到她们跟杨老师说个没完没了，完全像外出多年的女儿回到家里来，跟着自己的父亲拉家常。这正应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：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看得出同学们对杨老师非常的感恩和敬重。

因为上了年纪，杨老师不能久坐，饭后还没结束便说要回家。我和其他同学扶着，一起送他下楼，另有同学开车送他回家。同学们说，杨老师今天出席这个饭局，是想见见三十年来未曾见过的学生，他心里挂念着呢。听同学们如此说，我心里泛潮了。

同学们都说，像杨老师这样的人，一定能活上百岁。我想是的，当一个人做到无争无欲，七净六空，怎么能不长寿呢？总觉得，做人就应该像老实的杨老师一样，看得开，放得下，像草叶上一颗晶莹剔透的露珠，闪烁着微小但透亮的光芒。



沉甸甸的秋天，雨也是沉甸甸地下着。夜深了，万籁俱寂，可有一种生灵却不住地叫着。房前屋后的草丛里，不断地发出好像“曲曲曲曲曲”又似“唧唧唧唧唧”的声音。那叫声有高低，有远有近，一声接一声，声声不息，无休无止，没有倦怠，以致于叫声连成阵势。这阵势，淹没了淅淅沥沥的雨声，穿过沉沉的夜色，入耳声声，阵阵入心。

我知道，这叫声来自草丛里的一种小生灵。在老家称其为“秋虫”的生物，古文里的“促织”，现在的人们唤“蟋蟀”，也叫“蚰蚰”。笔者之意，还是喜欢称它为蚰蚰。因为，这个称谓的发音，接近于这种生灵的叫声，不妨再细心听听，“曲曲曲曲曲”“唧唧唧唧唧”。

蚰蚰的声声鸣叫，不舍昼夜。深夜，没有它的叫声，仿佛一切都沉睡了，全都寂然着。蚰蚰的叫声，有两重意思。一重意思昭示，沉沉黑夜，还有一脉生气，一线生机，提醒人们夜没有完全沉下去，沉得无声无息，沉得被人忘记。另一重意思，蚰蚰那种表面上

■ 吴美玉

蚰蚰深夜鸣

连为阵势，实际抑扬悠远的声音，又像催眠曲一般，使人睡得安然，睡得香甜，睡得踏实。由此，使我想起两句诗：“蝉噪林愈静，鸟鸣山更幽”；“阳骄叶更荫，岁老根弥壮”。而蚰蚰深夜鸣，愈显夜深沉。

蚰蚰即蟋蟀。资料显示：蚰蚰属于蟋蟀科，但它仅仅是其中的一种。也就是说蚰蚰一定是蟋蟀，但蟋蟀不一定是蚰蚰。就好像“氯化钠一定是

盐，但盐不一定专指食盐”的道理一样。而蟋蟀，北方人俗称蚰蚰。因其能鸣善斗，自古便为人饲养。据记载，中国家庭饲养蟋蟀始于唐代，当时无论朝野，人们在闲暇之余都喜欢带上自己的“宝贝”，聚到一起一争高下。在生物分类中，蟋蟀属昆虫纲直翅目蟋蟀科，约有1400种，我国已知的有30余种。经研究，蟋蟀是一种古老的昆虫，至少有1.4亿年的历史。

原先以为，蚰蚰只在夜里叫，其实白天也叫。清早，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我撑起雨伞漫不经心地在雨地里走着。秋中的早晨，经过一夜的洗涤，万物湿漉漉的，洁净而滋润。路上的车辆发出轰鸣的响声，单调而乏味。总之，噪声。这时，心系一处，倾听路边花池草丛里蚰蚰的叫声，却是那样的悦耳，如此的清新。仔细辨认，“曲曲曲曲曲”，仿佛是“清清清清清”；“唧唧唧唧唧”，又好像是“净净净净净”。曲曲，唧唧，清清，净净。声相近，音相谐。

汽车的噪声，是人为之噪声。天籁之鸣叫，属自然之美妙。

■ 诗路花语

东坡书院(外一首)

■ 黄平

载酒堂宽古树荫，
枕柳茅舍听长吟。
琼州文脉何曾断，
书院深深诗赋沉。

◎ 枕柳庵

万里投荒望驿尘，
疏篱茅舍岂安身。
枕柳树似朝人立，
檐下滔滔说逐臣。

荡荡秋水，在流

■ 倪俊宇

谁的心弦，让
二三鹈鴂惊醒
泊在你梦境里的红帆
是否渐行渐远了
你看到了吗？那挥别故乡的
背影，在晨岚或夕照的
烟波间，若隐若现
已泛黄了那一叠叠信箋

落叶萧萧，飘在
逝水上的，是匆匆岁月
秋水的心绪愈来愈凉
响着诺言的
那个秋雨夜，仍在
一阙宋词里低头缝绻

一湾秋水，涨涨落落
在河岸冲刷出好些皱纹
堤阶上的履痕，缄默无语
而岸畔榕树的气根
垂挂太多的惦念
荡荡流水，有否给你
传来归鸟的吩咐？
在哪一天，榕荫下
该响起那久违的乡音
该响起一片唏嘘的感慨？

椰林

投稿邮箱

hnrzbpb@163.com